

人不能定制自己的父母,也不能按意愿定制自己的老师,尤其是相随半个世纪的老师。上天不经意的洗牌,让我和老师偶遇在命运的交叉路口,从此泥沙相伴,随波逐流,由“后浪”推成了今天的“前浪”。

我的老师出生在“黄河入海流”之地的一户耕读人家。他父亲年轻时就失志报国投奔了黄浦,以后加入十九路军,参加过抗日的上海保卫战。不长的行伍生涯不过是一办军需的官,做物流的,没打过仗。颠沛中和上海出生的一位大小姐成了家。老师的襁褓时代是和母亲坐着黄包车穿过逃难的人群,幼年时代是和父亲坐着吉普到黄河边新街口吃早餐的少爷哦。

我和老师认识时,他们家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分子。他妈妈脱下旗袍,洗去铅华,套上土布黑袄,回到黄河边的村庄里,围着大灶烧起了柴禾,照应起终日寡欢的父亲。

寻找好心情

詹超音

一个富豪整天闷闷不乐,相由心生,表情逐渐变得冷酷可怕,因而没人会与他搭讪。镇上有个非常快乐的小女孩,迎面碰上富豪微微一笑,十分真诚。富豪觉得那是天使的微笑,像阳光照亮了他的心。于是他给了小女孩四万美元,说:“您这一笑拯救了我!”所有人听说了,都说这是“天价的微笑”。

汪曾祺很会写心情,他在《钓人的孩子》里写一个孩子如何找乐,“孩子坐在门背后。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,钞票上拴了根黑线,线头捏在他手里。他偷眼看着钞票,只等人弯腰来拾,他就猛地一抽线头……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。孩子满脸是狡黠的笑容。”

快乐能够寻找,也可以招引,前提是必须有人配合。现代人的生活条件都比过去不知好多少倍,却并非人人都快乐无比,不快活的依然很多。原因是得与失被摆到了重要位置,有人得的多,自己得的少,不快活;要比他人得的多,这才大快人心。这样的好心情转瞬即逝,因为人家也在这么想,千方百计超越你。

古人说,得即失,失即得。没搞明白这个意思的人,心情老会坏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现实的真谛,尝试舍弃。以前吃饱喝足为快,比优越;现在在谈控制,控制晚餐,甚至舍弃睡前这一顿饭,意外发现,挺好。

舍弃就是失,失,原来能改变许多,变得身轻如燕,变得神清气爽。要失得真,不可喊着买单,却在系鞋带,擤鼻涕。好心情需用真诚换取。

好心情是走出来的,所以大家都往外走。

老人最在乎好心情,也知道怎样才能出好心情,所以即便发呆也在户外发呆。因为好心情的主要成分是阳光。

大漠、高山,占尽西北风光之雄奇;长河、绿洲,尽显江南景色之秀美。这就是沙坡头,中国宁夏大名鼎鼎的沙坡头。

对于名头大的风景处,人们总是趋之若鹜。我也一样,这次和老伴也乘着宁夏行的时候,赶着去了沙坡头。

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,有横跨黄河的“天下黄河第一索”,有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羊皮筏子,有江南人难得一见的腾格里沙漠……

第一次,我享受了“老年人”免费游览的待遇。

沙坡头景区分为“黄河”和“沙漠”两个部分,进园区的第一部分就是黄河区。俗话说:“天下黄河富宁夏”。黄河在中卫的这一段变得不急不缓,不闹不狂,灌溉着两岸的土地,遂使宁夏素有“塞上江南”之美称。只见有人乘坐快艇逆流而上,到达黄河对面,然后再换滑索飞越黄河,抵达对面



打趣:你那时就超值享受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帽子,才二十几岁,厉害哦。

学生头头么自然也有特权,我看到了那些从他家抄上来的封资修书画卷轴,这不看不要紧呵,一看不得了嘞,我迷上了这些书与画,以后我就有事无事地去“监督”这位“权威”,向他了解我一无所知的艺术世界。

他和我讲的一切我都感到新鲜,以及他的举止和衣着。这个旧军官的儿子一直习性不改,一到礼拜天早上就到徐镇老街拐角的理发店,腮帮子刮得煞青出来,额头还留出一缕鬚曲的“J钩”,白衬衫纽扣一定扣到第一粒;十平方米不到的居室虽然简陋,但有画轴有雕像,有满满的书架,更有照进一缕阳光,缠绕绿萝的小窗——弥漫着一股小布尔乔亚的腐朽气息。

那时节老师要养在老家的老母亲,还要轧女朋友,是个兜里拮据的“脱底棺材”,但这不妨碍他犒劳自己。有好几次,他带着我坐在他“老坦克”的书包架上,冲下恒丰路桥,一路向南去石门路吃猪油菜饭。到了月底么,再讲。哪能办?去借互助金。

“根红苗正”的学生干部和被监督的问题老师搞在一起,会有什么好事情?不久出事了。老师借我一本薄薄的书《怎样画人体解剖》,被一个女同学举报了。谢春彦用“裸体”女人腐蚀学生该当何罪?对!就是“裸体”,工宣队师傅就是这么念的。

老师太年轻呵,血气方刚,不服。拳头倔脑,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。

学生不懂事呀,在工宣队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纸大字报,要与老师划清界限。为了这事,老师至今还在“牵头皮”,他只要像唐僧那么一念叨,徒儿就头晕,讪笑着无言以对。

以后么,当然界限更划不清了。以至于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是他帮我“掉包”去了美术学院;美术编辑的活是在他的报社学的手艺;我女儿出生了,

的腾格里沙漠,寓意为“飞黄腾达”。

黄河上的羊皮筏子,是一种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,它由羊皮充气做成,表面涂油,看起来油光锃亮。每个羊皮筏子可乘坐4-6名乘客,随着波涛的起伏,颠簸而行,有惊无险,极富刺激。据友人介绍,黄河上的羊皮筏子一般6级大风才停摆,因此在风平浪静的黄河河面上“随波逐流”,就是一种享受了。

我们不能像海燕那样搏击大海,乘坐快艇或许也可体会一二。我们兴冲冲赶到售票处,被告知,“老年人”不能乘坐快艇,以防不测。我们不禁感到一丝暖意,想得真周到,万一快艇“飞”将起来,老年人一个血压升高,容易出事。那就改坐羊皮筏子吧。那天黄河无风无浪,坐在那筏子上,一定惬意无比。谁知,还是以“老年人”不能乘坐为由,关上了我们想参与水上游览项目的大门。

那就走吧,水上项目玩不了,我们就

夜光杯

长三寸、宽一寸的面片,当中划上一道口子,两端往划开处塞进拉直,下油锅余煮,片刻间金黄黄、香喷喷、脆刮刮的巧果制作完成。这在当年可是风靡上海很多家庭的一款点心,也是节庆自产的年味之一。

说起巧果,85后小青年可能知之不多。那天与一群后生晚辈聊起巧果,顾“名”有之,思“义”有之,不知所“云”有之。前日上网发现,巧果竟然与“七夕”有姻缘,与读声有谐音,还有用模板压制成型,也叫巧果的。可见,我等与后生晚辈同样知之甚少。

巧果源于什么传统节气,流行于何方风俗,又有什么动人或“非遗”的故事?因没有考证,不敢妄加议论,但特殊年代沉淀下来对“巧果”的记忆,则是挥之不去。

巧果非能望文生义,如同宁波特色点心“油枣果”一样,不是油条的红枣。巧果也与“巧克力”没有丁点关系,与“果”也不相干,与用工具成型的小饼叫巧果更相去甚远。“果”的本义与延伸义众所周知,即使人们常说的“糖果”,其实此处的“糖果”,也应是“果糖”之称之谓与之实。当年“巧”与“果”组合成一款颇有人气的点心,也许就是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中的魅力所在。



妈妈的叮咛 (剪影) 李建国

是他给取的名字;凑巧我的老婆也姓谢,他宣称是我老婆的娘家人,弄得我今生必须被笼罩在谢家的阴影里。

我知道老师至今对我是不满意的,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。

我没能按老师的要求学海游泳,文化苦旅。我的艺术追求从来不自觉,我对自己的才能毫无信心,我自甘堕落为一个业余美术爱好者,可以吗?可是老师不依不饶呵,依然“不放弃,不抛弃”,一有出版展览机会,就逼我画几张。一幅连我自己都不满意的画,被他讲得花好稻好。我就是这样,在艺术的道路上几度徘徊,被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逼

回来。

老师在今年的疫情期间,感怀万千,悲怆地写下一纸六尺整张:抬起你头颅之高贵,破凶前行。

老师哦,就像50几年前一样,头颅没有被按倒,石骨挺硬,腰板笔直。八十岁咯,还要老汉上树。

老师哦,我也花甲高龄了,天资愚钝,终不成器,辜负您了。画不出世界名作有啥关系?我们形同家人,情如手足,亦师亦友。有柴米油盐,有诗书相伴,有高贵的头颅在肩,这就够了。

姓王的和姓谢的命和运注定要交集在一起,应了那首唐诗《乌衣巷》: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中了一个四人合座、价格480元的项目,说我们约两个人的,就上这个项目。可是,那位脸上堆满笑容的姑娘又一次以“老年人”,以及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做过肝胆手术的人群不可以乘坐为由,拒绝了我们。

那就改骑骆驼吧。骑骆驼,亲身体验沙漠之舟在大漠中踟蹰前行。一路驼铃,优哉游哉,怡然自得。我没想着,骆驼载着我们登上沙漠峰顶,极目远眺,滚滚黄河蜿蜒曲折,静静地流在沙漠中流淌,远处的青山峰岭叠翠,沙浪层叠,美妙无比。

千百年来,王维老夫子不就是在这一带,面对这样的景色,吟诵出了传诵千古的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诗句吗?然而,然而……

堆满笑容的脸上,回答我们的还是那句话,“老年人”不适合骑骆驼!

突然间,我再也没有了《使至塞上》的快感和美感,我脱口而出的是: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!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市民对多元化生活有所追求,也反映为对食物的“翻新”,巧果就是逢年过节中的瑰宝之一。节前,弄堂里很多家庭会用面粉、白糖(或糖精片)和面,这时,刘家阿娘说:我有黑芝麻;王家妈妈讲:我有一瓶麦芽糖;张家伯

闲话巧果

陈甬沪

伯喊着:还有半块发酵粉啊……

刘家阿娘拿出发酵的面粉,与芝麻、白糖、饴糖一遍遍地搅拌;王家妈妈将面团一小团一小团摘摊在台上用擀面杖摊薄;张家伯伯立在灶台一角将片片面皮,用刀一划,两端一拎一塞拉直,放进滋滋响的油锅,蝴蝶结似的面片在沉浮翻滚;一旁的我们早已急不可耐。“当心烫手烫嘴!”慈祥的张家伯伯一边叫一边挨个给我们巧果。那色金黄、香油润、味松脆、形蝴蝶的巧果,是谁也抵挡不了的诱惑,于是一片片飞进嘴巴,大口咀嚼,也不懂品尝风味,不会,众家的巧果全部入肚。此时,不是刘家就是王家总会让我带上几片巧果回家让姐姐们尝尝。

巧果的制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,大我五岁和两岁的两个姐姐,就是我家巧果的生产者,她们在妈妈的指导下,懂得如何发酵、如何油余、如何捞起、如何收藏以免受潮。而我家的巧果也有一些特色,有时用糯米浆粉,有时用高粱粉,甜咪咪中会掺和果丝,咸兮兮中则有开洋味。所以,我家的巧果也很受邻居们的欢迎,春节拜年时高脚玻璃碟上的巧果与其他果品放在一起,五颜六色煞是诱人,我又是最爱吃的。

如今,巧果已淡出上海人节庆点心之列,这是物资越来越丰盛使然,也是上海人越来越讲究食用健康营养点心食品的必然。然而不用担心,成本低廉、制作简便、实惠而传统的巧果不会流失也不可能消失,大凡江南小吃流派点心,有的本来就是随情而向,随缘而来,随心而往。

这不,嘉定东卫文友微信那头说,市郊一些家庭在办喜事中仍然会将巧果作为一种佳肴点心来待客,多说,少食而浅尝,味美又松脆,“多元”就是人生的口福。是的,巧果这款上海人的点心,简巧而便捷,深刻又悠长。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市场上商品普遍紧缺。虽然紧缺,但并不能阻挡人民群众想过好日子的愿望,比如三层阁要放只喇叭箱,客堂间要安置一个沙发,灶披间要有个碗橱,家里要打一套结婚用的家具,儿子老大不小了。尤其是家具,凭结婚证明买了大橱就不能买五斗橱,但是新房里36只脚都不能少,于是就自己做,这个时候,上海男人手艺精巧的本领得到充分展示。小件的是凭户口本到木材行买点木料,自己动手;大件的是将家中阁楼拆掉,请人上门做一套家具。

家具(无论大件还是小件)做好了,那是一个白坯,需要油漆。油漆是不能直接涂在木料上的,这就好比女士在化妆之前,一定要先在脸上涂抹打底霜。打底霜可以掩盖脸上的细纹,改变肤色。同样的道理,木材表面也有自身的缺陷,如坑坑洼洼,以及钉子的洞眼,或者木料原来的色泽不同,影响了家具的美观,这就需要木材表面修补,能使漆膜更平整、更饱满。这个过程就相当于“打底霜”。那个年代女人不敢说化妆,哪怕涂口红都被说是资产阶级思想。人不给化妆,家具不能不油漆啊。俗话说,三分木匠,七分漆匠。漆匠是决定家具成败关键的最后一道工序。

现在人知道猪血的用途之一可以食用,火锅店常有客人点一份猪血涮用。那时猪血还有一个重要用处,就是和老粉组合成猪血老粉,猪血老粉就是油漆前的打底霜。家具、墙壁的打底霜材料就是腻子。“腻子”,是油漆工程施工中填嵌缺陷和平整表面的膏状材料,由老粉(大白粉)或石膏粉和猪血或骨胶或桐油或清漆配制而成的,其中猪血老粉尤其受漆匠欢迎。

猪血并不值钱,早期才几毛钱一斤,后来二角三角一斤,在虹口区的丹徒路、长治路拐角的一家店有卖;还有原南市区人民路南市区妇女保健院附近有店家供应。虽然猪血价格便宜,却不能多买,因为猪血有异味,特别是炎热的夏天,容易发臭,一般人受不了。由于那时没有冰箱,猪血一旦变质就不能派用处。猪血拌老粉又经济,干燥快,有韧劲,易于刮刮,可节约面料,砂皮打好以后,油漆的时候特别爽,猪血要纯猪血,不能加水,时间放长了会结成块状。其实,可以做腻子的材料并不少,比如,用清漆和石膏粉做腻子,然后用泡立水涂抹2次,效果相当好,缺点是成本高。据估计,缺口是猪血老粉的10倍。既然自己打家具,在制作成本上不得不仔细匡算。现在市场上的腻子品种繁多,但是好多家具厂还在用猪血老粉,原因无他,就是价格低。

现在市场商品极大的丰富,没有人会自己去做法具了,因为定做一只比自己制作价格还便宜。上海男人的手艺也逐步失传了,至于猪血老粉,偶然在女士的低声交谈中还可以听到:“依看,今朝伊格面孔,猪血老粉搨得太厚了!”

七夕会

种繁多,但是好多家具厂还在用猪血老粉,原因无他,就是价格低。

现在市场商品极大的丰富,没有人会自己去做法具了,因为定做一只比自己制作价格还便宜。上海男人的手艺也逐步失传了,至于猪血老粉,偶然在女士的低声交谈中还可以听到:“依看,今朝伊格面孔,猪血老粉搨得太厚了!”

旅游